

18载筑梦马兰,140秒花开冬奥。把山区孩子送上冬奥舞台的她,走了——

邓小岚:把爱留给马兰村

阅读提示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惊艳世界。3月21日,生前最后18年全心投入阜平县马兰村音乐教育,带领大山里孩子登上冬奥会舞台的邓小岚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辞世,享年79岁。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姚琳 张洁

电话中,席庆茹泣不成声:“邓老师教我们唱歌的日子,我们很高兴。我们不相信邓老师已经走了……”

席庆茹是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队员。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这支来自河北保定市阜平县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用希腊语唱响一曲《奥林匹克颂》。140秒的天籁声中,奥林匹克会旗缓缓升起。

“总感觉到这个事儿不是真的。”与席庆茹一样,得知邓小岚老师离世的消息,阜平县城夏学区中心校校长、奥运合唱团领队刘凯“感觉像做梦一样”。孩子们听说后,都在哭。

马兰村情缘

马兰村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西部深山区,是邓小岚父亲——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社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1939年3月至1948年,《晋察冀日报》在此办报达十年之久;1944年,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马兰村出版。

1943年秋,日军发动扫荡,马兰村及附近乡亲为掩护报社,19人惨遭杀害,无人泄密。一次突围后,邓拓爱人丁一岚在山洞中生下邓小岚。邓小岚被寄养在当地一村民家中。邓拓在写《燕山夜话》时,署名“马南邨”,便是马兰村的谐音,以志不忘那段岁月。

缘于个人身世和父亲的情结,邓小岚对马兰眷恋不已。2003年清明节,从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后的邓小岚回马兰村为烈士扫墓,马兰小学20多名小学生参加纪念仪式。

活动结束后,邓小岚想跟孩子们一起唱歌。当时只有一个会唱国歌,却都跑调,



此前,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后台,邓小岚彩排前陪伴孩子们候场。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这深深刺痛了邓小岚的心。“没有歌声的童年是苍白的”,邓小岚决定通过音乐帮马兰的孩子种下梦想的种子。

转过年头,邓小岚号召兄弟姐妹捐款4万元,把4间破烂的小学教室翻盖成7间校舍。也是在这一年,她从亲朋同事那里筹集乐器,成为村里第一位全才音乐老师,教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

从此,马兰村胭脂河边,不仅有嬉闹,更有了琴声和歌声;从此,指甲缝带泥的小黑手弹奏着西洋乐器,世界名曲回荡在大山深处。

从北京到马兰,邓小岚早上8时出发,晚上8时才能到。“学乐器需要反复练习,不然下次全忘了。”为此,18年来,她每年往返于北京与马兰20多趟,一趟约600公里。

2006年,邓小岚成立了马兰小乐队,这便是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前身。

2013年8月,70岁的邓小岚发起“马兰儿童音乐节”,成为彼时全国罕见的儿童音乐节。在阜平县委、县政府帮助下,舞台,就搭在马兰幽静的山谷中。

音乐节当天,马兰小乐队同将军后代合唱团、清华艺术团乐队等20多个演出团体同台演出。孩子们灵动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3000多名观众掌声如潮。

2015年,在学校旁的山坡上,邓小岚亲自

设计,自筹资金打造了一座浪漫的三层“音乐城堡”。邓小岚为孩子们说:城里孩子有迪士尼乐园,有公主城堡,马兰的孩子也可以有。

在闭塞的小山村,“邓老师像一束光,启发和鼓励我们,走出一条更精彩的人生路”。孩子们说。

席庆茹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当一个像邓老师一样的老师。我也想长大了之后,教山里面的孩子唱歌。”

唱响冬奥

马兰儿童音乐节已举办四届,吸引了越来越多乐队加入,还拓展了摄影、非遗、天文等元素。邓小岚全力打造音乐马兰,成为河北保定的一张新名片。正是这张名片,吸引了北京冬奥组委的目光。

大山里的童声要飞向世界。2021年9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到阜平县考察选拔一支少年合唱团参加开幕式环节表演。邓小岚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让大山里的娃娃登上更大的舞台、见到更大的世界,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成员年龄最大的11周岁,最小的5周岁。他们全部来自阜平县城南庄镇普通农村家庭,分别就读于该镇

5所小学。

《奥林匹克颂》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无伴奏童声合唱,变化音比较多,用希腊语演唱,同时需要孩子们良好的面部表情。

孩子们此前没接触过希腊语,再加上唱歌的音调,两者结合起来挑战很大,这让希腊语指导老师有点着急。

得知此事后,作为顾问的邓小岚反复琢磨“妙招”。她建议将希腊语歌词按照国际音标的发音进行标注,尽量把它拼音化、拼读化。果然,效果显著。

2021年12月30日下午,最新的表演录像发送给了冬奥组委,得到一致表扬——合唱团达到了音准准确、节奏统一、音色动人的演唱效果。

1月3日,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结束在阜平八一学校近3个月的集中训练,赴京开展封闭训练。此时,距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一个月。

这一天,邓小岚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们山里的孩子目光清纯,像天上闪闪的星星那样。你们的声音像天籁之声,像山泉水那么好听,你们最能向全世界人民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真诚和友爱!”

18载筑梦马兰

2月4日晚10时许,在冬奥会开幕式的盛大舞台上,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身着虎头图案服饰、脚穿虎头鞋,用天籁般的童声震惊了全世界。

18载筑梦马兰,140秒花开冬奥。那一刻,观众席上,激动和幸福的泪水瞬间滑过邓小岚的脸庞。

18年来,邓小岚培养了200多名学生,很多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其中10余人在大学里读艺术专业,或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

不幸总是来得那么突然。3月16日,为了查看马兰月亮舞台周边配套建设进度,邓小岚回到马兰村。3月19日下午5时许,邓小岚突发脑梗,送往北京救治,后医治无效病逝。

“太突然了,不敢相信这个消息。”马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几度哽咽。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后,邓小岚老师在马兰村,一直为月亮舞台和音乐节筹划。“邓老师把所有的牵挂和关爱都留给了马兰,是我们永远的亲人!”孙志胜说。



话剧《八廓街北院》在拉萨上演

3月23日,话剧《八廓街北院》在西藏自治区藏戏艺术中心上演。本剧由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创作演出,以拉萨八廓街为背景,展现了一座多民族聚居院落的美好亲情和邻里深情,进而描绘当代西藏的新生活、新发展、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大体量的凹穴岩画群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仲达乡电达村铁仁沟发现玉树通天河流域迄今体量最大的凹穴岩画群,个体数量达到208个。

据介绍,青海玉树石刻是青藏高原分布范围最广、遗存规模最大、时代跨度最长、铭刻种类最多的石刻文化带,是镌刻在大山岩石上的三江源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史料。通天河流域沿河地区拥有千枚岩、花岗岩、片麻岩、硬砂岩、云母片岩、石灰岩等各种丰富的岩相。

凹穴岩画历经演化,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玉树嘎白塔风景区两岸方圆20公里范围内,是通天河流域凹穴岩画较集中的区域,此前研究人员在称多县拉布乡南叶村、白塔渡口等地都有发现凹穴岩画。此次研究人员在铁仁沟发现的凹穴岩画群,岩面上满框密布岩画图像,信息量极为丰富。

有关专家认为,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所在的地点具有文化深远性和联系性,凹穴岩画是古人类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日晷”,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象图。

G 视线

2022年电影院线的春天何时到来?

本报记者 陶越

一场“倒春寒”后气温回升,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但是电影行业似乎并没等来温暖春天,仍在经历寒冬。据猫眼数据,截至3月24日,3月份总票房7.4亿元,其中有几天的单日票房甚至低于2000万元。有报道称,除了2020年停工的半年,目前3月份的票房几乎是201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低。

影市为何如此惨淡?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近期疫情遍地开花,各地防控政策收紧,直接影响了影院上座率,也间接影响了观众的观影心态,不少人对走进影院持谨慎态度。此外春节档后,有票房号召力的影片相对缺失,影迷吸引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国家电影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电影院科学精准防控工作,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一律暂不开放,低风险地区电影院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营业电影院要严格执行上座率不超过75%,疫情对影院的影响仍在持续。

在影片方面,据了解,除了“春节档”延续下来的《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狙击手》等影片,今年3月份共上映40多部影片,而截至3月24日,超过100万元票房的只有6部。其中科幻类电影《新蝙蝠侠》、动作冒险类《神秘海域》、青春爱情类《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票房位居前三,但相比业内预期来说,均表现平平。

《新蝙蝠侠》上映5天后,票房虽遥遥领先,但仍未破亿,引发业界唏嘘,有人直言“好莱坞大片不香了”。另一部好莱坞影片《神秘海域》在全球热卖,但内地票房却意外“扑街”,目前与《新蝙蝠侠》仍有一定差距。

电影爱好者刘文表示,虽然科幻大片在影院看更有感觉,但是这些年3D影片越来越多,最近上映的外国大片,内容上仍以宏大主题叙事为主,在观众体验上也缺乏新科技元素,因此其吸引力已经远不如以前。

此外,疫情期间很多国产电影偏向小成本制作,而且种类较单一、同质化趋势明显,加之今年票价偏贵,很多影片票价和本身质量不符,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2020年起,一些影片主动放弃传统院线转战互联网,为影迷在家观影提供便利,对院线票房形成分流。

猫眼数据显示,3月上映的爱情片数量较多,但除《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突破千万外,其余几部都在几十至几百万之间,仍有几部国内剧情片票房低于10万元。

电影票价越来越高,一些人宁愿等待电影下线后在网络观看,而非去影院花钱看。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4年至2020年,国内影院平均票价在35元左右浮动,2021年涨至40元,今年直接飙升至45元,不少影迷在互联网平台吐槽,看一场电影快抵上吃一顿烤肉钱了。

魏鹏举认为,从影院角度看,影院运营压力持续,因此排片积极性和密度都不高,也是目前电影市场低迷的原因。业内人士称,由于客流量较少,很多影院在考虑如何增加非票房收入,一些影院难以维持,不得已选择关停。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自2014年以来,影院数、荧幕数首次出现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3月24日,2022年的影院数量比2021年减少380家,银幕数减少1821个。

业内人士表示,电影院线回暖还需要依靠缓和的疫情形势,同时期待出现一两个爆款点燃整个市场。

据了解,3月25日上映的科幻灾难电影《月球陨落》,号称投资9.4亿元,观众期待度较高。即将到场的“清明档”、《人生大事》《一周的朋友》《你是我的春天》《最后的真相》《被害人》《神探大战》等影片定档后,由主演带来的热度让影片也具有较高关注度,期待这些关注度能成功转化为票房,让电影院线迎来春天。

“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开展

3月24日,由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该展览以时间顺序为脉络,分为“丝路之兴”“丝路之盛”“丝路之光”三大部分,通过两地文博单位的逾500件文物藏品向观众介绍甘肃河西走廊和广州通海夷道的历史与渊源。

陈曦 摄/视觉中国



▲黄绸人物花卉纹床罩吸引参观者。

G 艺评

音乐综艺是否可以歇一歇了?

刘颖余

“我觉得好累,也许从今天开始就不会再唱了。”知名歌手信(苏见信)在《天赐的声音》节目里,放了一“炮”。

信是在与康姆士乐队合作翻唱了《玫瑰窃贼》后,做此番陈词的。他大概意思是,现在的音乐综艺节目都在做翻唱,“原创音乐”没有进步,进步的只有编曲和唱功。他后来在选择音乐合伙人的环节里,也干脆直接选择了放弃。

信此举让人有些吃惊,在前不久收官的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中,他还玩得嗨,综艺感可不差。怎么换了一个综艺(两档综艺还都出自一个东家),就突然感觉“好累”

了呢?

有人因此推测,信的发飙是由于,在《天赐的声音》第一期节目里,他的过于随性(和网红歌手唐艺合唱快结束时,比了一个剪刀手),当场遭到乐评人的批评。乐评人不只是批评信不尊重舞台,还直言唐艺只会靠翻唱别人的作品走红,没有自己的原创作品。

这样的联想也很自然,既然《天赐的声音》这么炫目的舞台,都在翻唱,乐评人又怎么好意思去批评一个网络歌手翻唱呢?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所以有人说,信是打了节目的脸。但也有人信,信其实是打了自己的脸,因为他也没太多原创作品,也是靠翻唱起家的。到底是谁打了谁的脸,其实不重要。但信说的大抵是事实:现在的音乐综艺,都是依

靠翻唱,原创节目只有《我是唱作人》等稀有品种。

音乐综艺为什么热衷翻唱?那原因我不复杂,因为安全。能被翻唱的歌曲基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大家耳熟能详,自然爱听,要是竞演,也更容易打高分。而原创就很难那么讨巧。去年的《中国好声音》,非常重视原创,但结果却广受诟病,被批水准不够。我想,他们今年也不会那么执着于原创了。

其实,对于观众而言,歌曲是翻唱还是原创,不会那么重要,但翻唱太多,尤其那些热度高的歌曲,被不同的音乐综艺翻唱,作为音乐综艺,就不易有持续高质量的输出,作为观众,也会感觉到审美疲劳。更何况请来的演唱嘉宾,总是那几张熟脸,你方登场我唱罢,

又能翻出多少花样,唱出多少新意?

所以,无论是谁打了谁的脸,我们都应该感谢信的勇气。他不是小丑,不是“吃别人的饭,砸别人的锅”,他也许只是不愿意再奉命去唱别人的歌而已。

我也愿意相信,周深、GAI(周延)等人的解释、圆场是真心的。歌手需要舞台,音乐综艺难做,各圈层的歌手需要交流融合,都很对,但这并不意味着,音乐综艺可以不创新(尤其是在音乐上的创新),而只追求热度、话题、流量、收视率。

“我们不负责振兴华语乐坛”,当年《快乐男声》的宣言犹在耳。我估计,所有音乐综艺的制作者都这么想。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振兴华语乐坛的题目太大了,音乐综艺起到的作用,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既然如此,音乐综艺就真没必要一哄而上,难做就不做好了,何必知难而上,还一副“我始终在坚持”的样子。

而从观众的角度,欣赏音乐的方式也很多,不必非音乐综艺不可。以这些年全国一年50档左右的规模看,不客气地讲,我们或许不需要那么多大同小异的音乐综艺。

信累了,音乐综艺是否可以歇一歇了?